**祖母的玉鐲**

**陳東榮**

  
  
**1972年3月24日 在台北松山機場**

          在我書桌抽屜的角落,有一隻帶裂痕的玉鐲。 這隻玉鐲質地粗糙, 灰白沈滯,  偶而有一絲絲的淡綠點綴其間。 這本是一隻很平凡的手鐲, 但卻是祖母隨身戴過多年的遺物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從小因為上學關係, 我就遠離鄉下的父母, 來到市區裡與祖父母同住。 由於我是長孫, 與小叔, 小姑的年紀差不多, 祖父母視我如幼子。每晚我總是睡在祖父母的身邊。 一早起來, 祖母還一定要上樓來背我下去, 惹得小叔叔, 小姑姑們抗議連連。

         戰後初年, 台灣的景氣不佳, 很多小孩都穿著內褲赤腳上學, 更不要說擁有玩具了。但是祖母總是省吃儉用, 不時上街買給我一隻關公的布袋玩偶, 或是一隻錫製的七星寶劍。我知道得來不易, 也珍惜得不得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祖母知道我愛吃零食, 就在廚房的食品櫃中, 放了一罐炒花生米。 一見罐中空了一半, 她就又補了上來。 在樓上佛堂角落的籃子裡, 更常有她拜拜拿下來的橘子, 香蕉供我挑用。

        祖母的臥房是一間約七個塌塌米大的日式臥鋪。床下三尺高的空間就成了儲藏室。裡面收藏了書籍, 用具, 瓶罐, 灰塵林林總總, 卻是我最喜歡的祕密神宮。 我一有空, 就提著手電筒,爬到裡面東翻西找, 總可以翻到許多有趣的東西。最是興奮的, 就是可以檢到那在手電筒照射下, 閃爍亮眼的一角銅幣。 當時, 那一角錢就足夠我一兩天的糖果錢了。 直到現在, 我還搞不清楚, 即使祖母天天掛著她的肚兜錢袋睡覺, 這些銅幣也不會這麼容易地掉到床底下去。

         祖母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, 常常帶我到佛寺去參拜. 每次她上台南去看大姑, 我就在佛前祈禱她一路平安, 她總是很感動, 說我是她的心肝寶貝。

         祖母在年輕時, 曾經買了船票要到日本去玩, 但因眼疾臨時不克成行, 一直抱憾在心. 每次親戚問我, 將來長大了要怎樣孝順祖母? 我總是說將來要做一隻金椅子, 讓祖母坐在卡車上, 載她到處遊覽。

         大學畢業以後, 我在石牌台北榮總工作, 非常忙碌。三年後, 我結了婚, 有了自己的宿舍, 才有機會邀請祖母來與我們同住了幾天。 她很高興長孫總算成家立業, 可以孝順她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誰知婚後半年, 我又來了美國。 最初幾年, 經濟不佳, 居無定所。 想接祖母來玩的心願從未實現。 有一年回台灣, 祖母在我告別臨行時, 把我拉到一邊說: “榮兒, 我己年老, 依我們安平的風俗, 祖母要戴一隻長孫贈送的玉鐲, 身後才能隨身戴去。” 我聞言心痛如絞。 這幾年我為自己的前途奔忙, 竟忘了祖母的需要。 於是我立刻請人買了這隻玉鐲送她。 雖是粗品, 但在當時的我來說, 也是盡力而為的禮物了。 祖母非常高興, 一直戴在腕上。 還到處與人炫耀, 說是長孫給她的貴重禮物。

         七年後, 祖母不慎跌倒, 幸虧無恙, 只有她戴的這隻玉鐲首當其衝地裂了縫。 媽媽說我這隻玉鐲保護了祖母。 因為老人家跌跤, 常常把手腕折斷了。我又馬上託了四弟到新加坡, 買了一隻較貴重的玉鐲。 在一次返台的時候, 帶著我的妻女, 一家五人恭恭敬敬地給她戴上。

         後來我逐漸安定下來, 巳有餘力迎接祖母來美國遊玩, 甚或同住奉侍。 但祖母已是八十高齡, 不堪遠行了。 我們唯有在有限的假期中, 兩年一次返台去看她。 更談不上服侍她了。 每次臨別, 她總是握緊我的手說: “不知下次能否再看到你? “最後一次回台, 她的記憶己老化了。 雖認得我, 但是己不知道我是由美國萬里迢迢地回來看她的了。真是上天的安排, 在臨去之年, 她失去了感受生離死別的意識。讓她只感受到兒孫繞膝的喜悅, 而沒有老去的無奈。 所有的傷痛, 都留給我們後輩了。

這次返台歸來不久, 我就接到父親來電, 祖母無疾而終, 含笑瞑目。 我趕回奔喪。 在祖母的遺物中, 我獨挑了這隻裂了縫的手鐲收存。 一隻冷冷粗糙的玉鐲, 在我疏忽了祖母的這幾年, 竟然代替我長伴祖母, 給她安慰, 驕傲, 還在保護祖母跌跤的時刻, 裂身以殉。



1972年3月24日 在松山機場

1993年舊作